

CHUNG HWA BILINGUAL SERIES

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

BY

GEORGE GISSING



水天同譯註

36

X18

CHUNG HWA BOOK CO., SHANGHAI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原著者

George Gissing

譯註者

水天

發行人

李虞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定價國幣四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雜記 (全一冊)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

原 序

對於所謂讀者大眾，Henry Ryecroft 這個名字從未變成一個熟名字。一年前文學刊物中的哀訊欄裏曾登載過牠們認為必須的一點關於他的敘述：他的生年和籍貫，他所寫的幾本書的名字，關於他在雜誌上的作品的略述，他死的情形。在那個時候這就夠了。就是那些認得他，並且相當¹了解他的人們那個時候亦一定覺得他這個名字不需要更多的宣揚；和別的世人一樣，他生活過，工作過；和別的世人一樣他已經長眠了。但是清查 Ryecroft 的文件的責任落到我身上了；我既然經過考慮之後，² 決定了要印這本小書，我覺得這需要一兩句關於作者生平的按語，只要相當的作者生平事蹟可以指明這本書裏的自白就行了。

我初次認得他的時候，Ryecroft 已經有四十歲了；他已經靠筆桿兒生活了二十年了，他是一個掙扎着謀生的人，為窮乏和別的對精神工作很不利的情形所困。許多種的文藝工作他都試作過，沒有一門之中他有過顯明的成功；然而他曾經在一兩次賺過一點錢，比他的生活費稍多一點，就這樣他纔能稍微看了看外國的情形。他是天生一個獨立而有點睥睨一切的人，可是他為了挫折的志願，為了許多種的失望，為了受過赤貧的壓迫，很經過一番困苦；結果在我所說的時節，雖然他決不是一個精神頹喪的人，但是他的心神和

¹ in a measure “到某處程度”；“相當。” ² in the exercise of my discretion “在使用我的考慮能力的過程中，”意謂，“經過相當考慮之後。”

氣質是那樣地受過嚴厲的訓練，所以在平常交際中，人家只知道¹他過着一種平靜，知足的生活而已。直等到我們的友誼已有數年之久了，我纔能對於這人所經過的一切，和他的真正生活，有一個正確的觀念。一點一點地 Ryecroft 把自己訓練得能作一種相當勤勞的日常工作。他曾經作過許多無聊的苦工；他寫過書評，他繙譯過外國作品，他寫過雜誌論文；經過長期間之後纔有一本書在他的名下出現。有的時候，我相信，他感覺十分悲憤；²他亦常常身體上吃虧，而吃虧的原因則心理上³過度的緊張與生理上過度的勞累是相等地重要；但是，從大體上說，他和別人很相似地謀生，把每天的勞苦當做一件常事，很少為這個而訴過苦。

時間進行着；許多的事發生了；但是 Ryecroft 仍然是做着苦工，並且仍然是窮。在他煩悶的時候，他也曾提起他漸就衰頹的精力，顯然他爲了長久地對將來的憂懼而苦惱着。依靠人家的這種念頭是他向來不能容忍的；也許我從來從他口頭聽到的唯一的誇口就是說他從沒欠過債。他和不良的環境奮鬥了這樣久，這樣利害之後，仍然要和失敗的人同一結局，這是一個令人悲憤的思想。

但是較好的命運正在等待着他。⁴在他五十歲的那年，正當他的健康漸形不支，他的精力顯出衰落的時節，Ryecroft

¹ did not know but that... “除了...之外不知道別的。” ² took hold upon “佔據。”此處“悲憤(或憤激)佔據了他”即“他感到非常悲憤”之意。

³ moral 作“心理的”解。 ⁴ in store for... “儲藏以待....”

碰到了希有的好運氣，使他突然從苦工之中解放了出來，進入一個他從未敢希望過的心身安泰的時代。他的一個相識（他從來沒想到這人對他有如此的友誼）死後，這疲勞的文人（指 Ryecroft—譯者）很吃驚地發覺死者給他留了一筆每年三百鎊的年金。他既然只有自己一個人需要養活（他已經鰥居了好幾年了，他的女兒，他唯一的後裔，也出嫁了），Ryecroft 覺得這筆年金不僅是衣食之費。幾個禮拜之後他就離開了他那時住着的倫敦城外而轉赴在英國他最喜歡的一部分了。不久他就居家在 Exeter¹ 附近的一座鄉下房子裏，在那兒，靠一個鄉下女管家的照顧，他不久就很安適了。間或有一個朋友到 Devon 去看他；享過這種樂趣的人們不會忘記立在半野的庭園中的那座樸實的小房子，具有很好的窗景，可以從 Exe 河谷這邊看過那邊，直到 Haldon 山的那間舒適的書房；主人翁的親戚歡愉的招待；同他一塊兒在村巷，草原中的散步；鄉村夜靜中的長談。我們那時都希望這種情形能長久下去；實際上，好像 Ryecroft 只要得到休息和安靜就可以變成一個健康的人似的。然而，雖然他不知道，他已經有了心臟病，這病在他的短期的安靜快樂的生活之後² 就把他的生命切斷了。他向來是希望死得很快的；他很怕想起疾病，主要的原因是怕別人因此所受

¹ Exeter 英國城名，在 Devon 州，鄰 Exe 河。 ² after little more than a iustrum... “經過比一種洗滌禮長不了多少的....” 洗滌禮乃一種宗教儀式（注意！非長禮或洗禮），此處以之喻短促之死境。

的麻煩。一個夏天的黃昏，在很熱的天氣中散步了多時之後，他躺在他的書房裏的沙發上，就在那兒——由他的和平的臉上看出來的——他從這一覺過渡到永久的靜默中¹去了。

在他離開倫敦的時候，Ryecroft 就向著作生涯告別了。他告訴我說他希望永不再為發表而寫一行。但是在他死後我所檢查的文件中，我碰到了三個手寫本子，初看好像是日記；在一本的第一頁上的一個日期表明這件東西是他住到 Devon 以後不久起頭的。把這些篇章讀了一點之後，我發覺牠們不是僅僅一天一天的日常生活的記載；很顯明的，因為他自覺不能完全摒棄筆桿兒的使用，這位老作家² 隨着興之所至³ 就把一種思想，一個回憶，一點兒遐想，對自己心理的一段描寫...等等記了下來，給這些片段僅僅記上牠們被寫下來的月份。坐在那間我曾做過他的同伴的屋子裏，我一頁一頁地翻，有時好像我的朋友的聲音又給我聽見了似的。我看見他的蒼老的容顏，沉重或微笑着；我記起他平常的態度和姿勢；然而在這些寫下來的閑話中他比在以往的談話中把自己表白得更為詳盡。Ryecroft³ 從來沒犯過多言的毛病；他趨於和平地贊成，躲避爭論，躲避自是的一途，這在一個感覺敏銳而受過許多困苦的人是自然的。在這裏 (Ryecroft 的隨筆中——譯者) 他對我無拘束地說話了，我讀過一遍之後，了解他的為人比以前了解得更多了。

¹ the great silence 死亡。 ² veteran 本“老兵，”“久於征戰者”之意，此處引伸以喻老作家。 ³ as humour bade him “照興會的吩咐”此處 humour 係“脾氣”之意，不可作“幽默”解。

無疑地，這些文章不是爲公衆寫的；然而，在許多篇中，我似乎可以看得出文藝的目的——比句法還深一層的，那些由長久的寫作習慣而來的各種東西。他的回憶中有幾種假如 Ryecroft 毫沒有想起在某處用牠們的話（不論這念頭是多麼含糊）他決不會費精神寫下來的。我猜他在快樂的閑暇中漸漸地生了一個願望，想再寫一本書，一本專爲他自己的滿意而寫的書。顯然地，這必得是他能够寫得最好的東西。但是他似乎從沒有試把這些片段的的文章安排一個次序出來，大概因爲他不能決定牠們應該取什麼樣的形式。我想得出他畏懼躲避寫一本自傳式的書的念頭；這樣做他會以爲是太矜誇了；他大約告訴自己，叫等待他有更成熟的智慧的一天。就這樣筆桿從他手裏掉下來了。¹

這樣地揣測着，我想到這個不尋常的日記是否比初次看得出的還有引起更廣的興趣之可能。對於我，牠所引起的個人興趣是很強的；難道不可以從這裏面選擇一部份出來，爲一本小書的材料麼？這本小書，至少因爲牠的誠懇，對於那些不單用眼睛，並且同時用心讀書的人們，不會沒有價值的。我重新翻閱這些冊頁，有這麼一個人²，他得到了他的願望，一個很簡單的願望，之後不但覺得滿意，而且享受了很大的快樂。他討論到許多的事，總是心裏想什麼說

¹ the pen fell from his hand 喻作家之死。 ² Here was a man, who, 指作者。

什麼；他說到自己了，他就在人類可能的範圍內說了真話。在我看來這東西是有人生興味的。我就決心將牠付印。

我不得不斟酌次序的問題；我不願意把一堆紊亂的雜東西陳上。要是把每個不連貫的片段加上標題，或者把這些片段分類，列在標體之下，那就要損及我最要保存的那股自然流露的神韻。在遍讀我所選的材料的時候，我忽然感覺自然的景象是如何地常被提起，並且許多的感想與他們被寫下來的那個月份是如何地相稱。Ryecroft 我知道，向來是很受天空的變化和年歲的推移的影響的。因此我就想到了這個把這本小書分作四章，以四季名章的辦法。和一切的分類法一樣，這是不盡善的，但是這就可以了。¹

G. G.

水天同譯

¹ 'twill serve “這也行了。” 'twill 乃 it 之縮寫。

致 讀 者

本書的初譯和註釋是齊東野君（時爲國立山東大學外文系四年級學生）的工作，由我擔任指導，費時約十月之久。我所用的本子是 Modern Library 版。隔了幾個月之後，爲準備出版，由我單獨修改初稿，增訂註釋，加入評傳，這費時約三個月，所用的本子是 Everyman's Library 本。當這工作完成之後，蒙錢歌川先生代閱一過，指正了不少的錯誤，因又重校一遍，費時約三星期。

在兩次修改的期間，齊君已卒業，在外任事，無法共同商榷，所以雖然他的辛勞最大，但是一切疏漏錯誤之處，應該由我一人負責。

這篇原作是一部文學作品，然而同時我們是拿牠來作一本英漢對照的讀物的；所以譯文，既恐離原文太遠，使讀者無從窺其途徑；又怕過於追隨原文，結果弄出一篇“四不像”的譯作。這兼顧兩方的結果，是成功或是失敗，一切有待讀者的評判。

地名，人名等專門名詞，除極熟者如倫敦，巴黎等，概不譯音，因爲這樣做是徒滋紛擾。試問誰知道翡冷翠是 Firenze，雖然這譯名是有相當技巧的？尤其是本叢書的讀者，他們至少能够認得 a, b, c, d, 不至於因爲看見幾個原名而嚇得退避三舍，那麼我們更用不着創造或重複那些離奇古怪的譯名了。

在註釋方面也感到相當的困難。我個人學術的幼稚，及附近圖書館的缺乏，使得許多地方無從求詳。另一方面，註解之繁簡是否適當更成問題。在我的心目中，本書的讀者是應該有一本好字典並且會用牠，肯用牠的；若已經如此而仍發覺本書註釋不敷應用者，亟盼指示，以便後來有機會時補充。

總之，這本書是一種工具，希望牠能够藉衆人的力量改進到最適用的地步。

末了，敬謝 Professor R. D. Jameson (翟孟生教授)，錢歌川先生，朱傳霖先生及其他友人給我的指導和幫助。

水天同

青島山東大學

1936

GISSING 評傳

1. 他的生平

George Robert Gissing 1857 年 11 月 22 日生於英國 Wakefield 的 Tharke Place 街。他的父親，Thomas Waller Gissing (1829-1870) 對文學科學都頗有研究。他原是 Suffolk 人，後來居家在 Wakefield，職業是藥劑師。他曾著過一本 *Wakefield Flora* (Wakefield 的植物) 並曾與當代名植物學家如 Hooker, Bentham 等通信。我們的作者的母親名叫 Margaret，是 Droitwich 地方一位名律師 George Bedford of Dodderhill 的女兒。作者的父母共生了三男二女，George 居長。他受他父親的影響很深。他所受的學校教育如下：他起初在 Wakefield 一所小學作日校學生，後入 Alderly Edge 的一家朋友會 (Quakers) 所設的學校，在這個學校裏他的孤僻和矜才的性格，已經流露出來了，但是他在演說日上總是很露頭角。在 1872 年他考取了全英 Oxford 地方考試的首名，並且得入 Manchester 的 Owens College，在那裏得過兩三種獎金，頗為榮耀。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愛情的事打斷了他的前程。他認識了一個暗娼，這個女子他認為是一個不幸墜入泥淖的靈魂。爲了要把她救出來的緣故，他拿錢接濟她，自己的錢完了，就偷同學的錢。結果他被捉住了，並且坐了幾月監牢。出獄之後他就慨然同那個女子結婚，並且開始靠着寫文章謀生。

他離開 Manchester 之後的八九年間，算是他一生最艱難困苦的時代。他起先在利物浦 (Liverpool) 當一名書記，不久他就離開了那個地方，坐統艙到美國去。在美國他起頭是一位家庭教師，教人念希臘，拉丁文，後來在波士頓做過管煤汽管子的工作。在 Niagara 大瀑布那裏他曾經企圖自殺；在支加哥他幾乎餓死。這些經驗，他在他的名小說 *New Grub Street* 和其餘的作品上都描寫過。但是在 1877 年他設法回到歐洲了。接着就到德國的 Jena 去，在那兒他研究葛德 (Goethe)，Haeckel，叔本華 (Schopenhauer)，孔德 (Comte) 和雪萊 (Shelley)。他對於宗教和玄學非常熟悉了，在這方面他當時和一位柏林的朋友，Herr Edward Bertz，的通信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件。

約在 1878 年年終他回到英國。他的第一本小說，*Workers in the Dawn* (黎明中的勞働者)，於 1880 年 6 月在倫敦出版。這本書雖不免粗陋之處，却是很有力量。書中的主人翁，一位少年維持式的人物，就是作者的自寫像，還有一位 Casti，那就是作者柏林的朋友。所以這本書可說是受德國影響很深。Gissing 對於這本書的銷路很抱樂觀，他以爲可以賺一筆大錢，所以把他的現款大部份都下在印行這本書上了。結果大失所望。除了書評家外，幾乎沒人讀這本書，而書評家是反對這本書的，他們認爲書中有“危險的傾向”。Gissing 又瀕於絕境了。幸而他曾把這書送了兩本給 John Morley (1838-1923, 子爵, 政治家兼文學家)

和 Frederic Harrison (1831-1923, 法學家, 哲學家兼著作家), 兩人都看出這書的力量和趣味。在 1882 年 Gissing 爲 Harrison 作家庭教師, 教他的兒子; 他同時也收了幾個旁的學生, 並且起始爲 “Pall Mall Gazette” 撰文。他仍然很窮, 可是沒有凍餓之憂了。他本來還可以收幾個學生, 並且替別的雜誌, 如 “Fortnightly” 等寫文章, 但是他一來看不起新聞事業, 二來抱着極高的藝術理想, 三來對古典文學非常愛慕, 加以生性孤僻, 所以他的閑暇時間, 差不多全都花在大英博物院的閱覽室裏了。這時他的妻子因爲喝酒墮落的緣故他早已和她分居, 可是無論他自己多麼窮, 仍然是拿錢供給着她。所以這時的 Gissing 經濟方面依然艱難之至。他的心理上也更趨於孤僻, 自認爲社會摒棄之人。他的小說, 如 *The Unclassed* (失了階級的人, 1884), *Isabel Clarendon* (1886), *Demos* (民衆, 1886), 和 *Thyrza* 都是從一個觀點出發的, 就是貧窮對人格的惡影響。

Demos 是他的頭一本引起大眾注意的書。由這本書他得了一百磅。得了這筆錢之後他馬上拿牠去了一樁長久的心願——到他所思慕嚮往而一向神游的希臘, 羅馬的故址去旅行。他坐了一艘運煤船到奈泊爾斯 (Naples), 在那裏他開始寫 *The Emancipated* (解放了的人們, 1890 出版)。他回來之後, 把這本小說暫時擱置, 而在 “Cornhill” 雜誌中陸續發表 *A Life's Morning* (一生之晨, 1888), 這是他的小說中最生意盎然的一本。這本書之後他出了 *The Nether*

World (下層世界, 1889), 是一篇完整地關於饑餓的生理情形的研究, 一般人認 Gissing 爲“絕望的代言人”, 這本書可爲一證. *New Grub Street* (1891) 繼此書而出, 這是 Gissing 最有名的著作, 描寫一般文人的生涯和歸宿, 對照新聞主義 (journalism) 和藝術文學的成敗, 觀察細密, 性格描寫極有力量, 牠和 *The Nether World* 可算是 Gissing 成熟的作品中最上乘的作品. 由 *New Grub Street* 作者得到了 150 鎊.

這時他的第一個妻子已經死了. 在 1890 年他又結了婚, 這次依然所娶非人, 是一個開小公寓的婦人的女兒, 因爲他的著作已有相當成功, Gissing 就搬到倫敦之外住家. 在 Exeter 地方他寫了一本充滿不安和內心觀察的小說, *Born in Exile* (生於放逐, 1892). 接着他就寫 *Denzil Quarrier* (1892), 這本書他在 Dorking 完成. 在那裏他結交了 George Meredith, Meredith 是最早賞識 Gissing 的藝術的一個. 1892-3 年間他在 Clevedon 寫了 *The Odd Women* (怪婦人, 重印版, 1907) 是對於三個倒運而貧窮的婦人的研究. 此後他又寫了 *In the Year of Jubilee* (慶典之年, 1894), *Eve's Ransom* (夏娃的贖歸, 1895), *The Whirlpool* (漩渦, 1897) 等小說, 及 *Charles Dickens* (迭更司研究, 1898) 一書, 這是一部很有價值的作品.

在他死的前十年中, Gissing 曾回鄉幾次, 並在英國南部, 如 Budleigh, Epsom 等處住過. 他死前幾年之中陸

續在“Fortnightly Review”(雙周評論)上發表一些隨筆,原名 *An Author at Grass* (青草原上的一作家,以困倦而從事休養之牛馬喻作家),後於 1903 年重印,改名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 這本書人多以爲是 Gissing 的自傳,不過假 Ryecroft 之名而已,實則這話雖不盡然,書中確有許多自傳氣味極濃的地方。

1897 年秋 Gissing 和威爾斯(H. G. Wells)重游意大利. 他在意國南方 Calabria 一帶的經歷都記載在 *By the Ionian Sea* (1901) 一書中. 在羅馬他搜集了不少材料,想寫一篇名叫 *Veranilda* 的小說,這是他最用心籌畫的一本書,是一篇歷史傳奇,描述第五世紀(Theodoric the Goth 時代)的羅馬. 回到英國之後,他常向各雜誌投稿,並寫 *The Town Traveller* (城市的旅行者, 1898) 和 *Our Friend the Charlatan* (我們的騙子朋友, 1901) 都不甚佳. 1901 年終他的肺病增加,不得不上南方去. 他從巴黎到 Arcachon, 又從 Arcachon 到 St. Jean Pied-du-Port, 在這最後的地方他寫了一部輕鬆的寫實小說, *Will Warburton* (1905). 是年六月他起始寫 *Veranilda*, 但是天不假年,未能畢事. 十一月他遷居 St. Jean de Luz, 得了點感冒,不久轉成肺炎,在 1903 年 12 月 28 日,當他 46 歲的時節,他與世長辭了。

他的第二個妻子這時早已和他離婚了,但是她留給他兩個兒子, Walter Leonard 和 Alfred Charles Gissing. 作者的第三個妻子是一個法國女人. 他們倆的生活依然是不

和諧的。據說不和的原因是這女人對於飲食的頑強態度。她非法國飲食（尤其是早餐）不樂，而 Gissing 則是喜歡英國烹調的。

Gissing 死後不久，他的一位朋友叫 Morley Roberts 的作了一本書 *The Private Life of Henry Maitland*，書中的主人翁實際就是 Gissing。此書雖不能認為完全可靠，但是很重要，因為作者是 Gissing 生平最老的朋友，書中所道都是旁人不能知道，或知道而無法證實的。

關於 Gissing 的為人，有幾點值得注意：一

頭一樣是他不會處世。雖然天資特異，本性溫和，但是他非常易受刺激，並且有一種特殊的傲氣，使他不能和常人容容易易地來往。他的不幸的婚姻亦可為他忽於世情，不善控制感情的一證。

但是由於他的傲氣和天生的聰明，他對於人生的責任是看得極分明的。他在晚年的自敘裏說，“在我的天性中好像沒有用理智指導自己的能力。在童年和壯年時代，在人生旅途上看見的每個溝渠和窟窿裏我都闖進去過…顯然地我生來就缺乏一件東西，缺乏一種常人多少有一點의平衡。”這一段話除了證實上面所說的第一點之外，並且表示他的自省工夫何等澈底。他對於個人的責任可算是毫不含糊。像這樣的人是不會自欺欺人，把個人應負的責任或過惡一籠腦兒推到社會的頭上去的。

他對於古典文學的熱愛也是他顯明的特性之一。他對荷馬，莎士比亞，密爾頓，Gibbon，Cicero... 的熱誠真是歷久不衰。在本書中他關於愛好的書籍的那段文字顯然是從心底發出。他寧可把大衣當了，書還是要買，雖然他能買的，不過是些過時的版本，污穢的舊書。看了他那犧牲一頓飯去買一部羅馬詩人的集子的故事，那個愛書的人心中不燃起一把同情之火？這種對偉大的文學遺產的崇仰和摯愛一方面使他的作風受很大的影響（此點容後再說）同時亦使他高瞻遠矚，雖顛沛萬狀而不至於墮落消沈。他對於個人責任的觀念分明，和他對於文學寶典的熱愛可算是 Gissing 的人格의兩大柱石。牠們造成 Gissing 的“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氣概。

本書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 雖不能完全當作自傳讀，但是在精神方面，確是作者整個人格的充分表現。恰如原序所說，“在人類可能的範圍之內，他把關於自己的真話全說了”。讀者若能多讀 Gissing 的作品，參較許多有自傳氣味的篇章，則以上所說當更為明確。

2. 他的藝術

要討論 Gissing 的藝術，就不得不一談他的時代。

Gissing 的時代即我們所熟知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後半期。Gissing 生於 1857 年，那時維多利亞女王登極已 25 年之久了。女王薨於 1901 年，比 Gissing 早死兩年。

Gissing 的頭一部書出版於 1880 年，這正是維多利亞全盛時代。物質文明突飛猛進，人口增加，科學發達，政治